

大将秦开

臧全业◎著

臧全业燕赵历史小说系列

H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臧全业燕赵历史小说系列

臧全业◎著

大将秦开

H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将秦开 / 臧全业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511-2062-3

I. ①大… II. ①臧…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8068号

书 名: 大将秦开

著 者: 臧全业

策划统筹: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卢水淹

责任校对: 李 鸥

封面设计: 景 轩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7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062-3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一 回	殷纣王荒淫且无道	箕太师东行赴朝鲜	001
第 二 回	周武王分封众群臣	姬奭公执掌北燕地	013
第 三 回	燕王哙禅位引祸乱	武灵王安邻扶姬职	025
第 四 回	兴国祚燕昭王招贤	弱燕敌苏季子献策	037
第 五 回	施合纵引齐秦交恶	拒东胡稳北疆图强	049
第 六 回	燕昭王诏令选人质	秦少勇智勇服众人	061
第 七 回	慕英雄九兄弟结义	察贤良四大臣亲考	073
第 八 回	通诸子秦开访名流	传真谛少勇得经典	085
第 九 回	赴东胡燕昭王结义	纳人质胡君长施蛮	097
第 十 回	施仁爱秦开广交友	研战法少勇绘草图	109
第十一回	胡君长嫁妹笼人质	三部落出兵掠赵国	121
第十二回	武灵王效胡服骑射	乐将军废兵车混编	133
第十三回	秦少勇结识部首领	大瑞青动怒囚秦开	145
第十四回	秦开施计逃离东胡	燕王传令修筑将台	157
第十五回	燕昭王计议征东胡	大瑞青下令选战将	169
第十六回	下战书秦开劝君长	决胜负兄弟战姐妹	181

第十七回	大瑞青增兵袭燕营	秦少勇施設空城计	193
第十八回	秦少勇防围魏救赵	居长里议调虎离山	205
第十九回	破胡计郡守助秦开	盼归降将军劝君长	217
第二十回	居下风东胡却千里	驱寒气邹衍吹律管	229
第二十一回	扩东北秦开呈地图	进辽水燕军征朝鲜	241
第二十二回	秦少勇施计越辽水	鹿怡仙技取两将军	253
第二十三回	朝鲜王韬晦作假降	秦少勇巧施连环计	265
第二十四回	下战书再战老虎岭	败阵势退守满番汗	277
第二十五回	取秽貊秦开连用兵	占汉水燕国略东北	289
第二十六回	盛国势燕国固北境	建霸业昭王设五郡	301
第二十七回	燕昭王遣儒生教化	秦少勇率军士屯田	312
第二十八回	筑障塞秦开勘路线	恶齐赵苏秦遭车裂	323
第二十九回	燕昭王亲筑拜将台	乐将军合纵伐齐国	335
第三十回	沥心血秦开筑长城	丰伟绩侯城矗金身	347

第一回 殷纣王荒淫且无道 箕太师东行赴朝鲜

话说我中华民族自黄帝釜山合符始，至今已有四五千年的文明史。经过三皇五帝后，古老的华夏民族已经形成。唐尧、虞舜，是五帝中的后两位，尧在位时，一改先人部落首领世袭的传统，推举舜作为继承人，并决定死后将帝位禅让给舜。舜也学着尧的样子，在位时选出禹来摄行政事。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举皋陶作为继承人。但皋陶作为继承人后不久便死去，禹只好重新选举皋陶之子伯益作为继承人。禹死后，他的儿子启不甘心把父亲的帝位禅让给别人，便夺取了伯益的位子自立为王，禅让制度从此被废弃，君位进入世袭制时代。

禹在位时，建立了我中华历史上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朝。夏王朝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到第十七代君王桀时，由于桀残暴无道，被商部首领成汤战败，成汤夺取了夏王朝的天下，并建立了商朝。商王朝统治了近六百年，共三十代王。在第十九代王盘庚在位时，将国都迁往殷，因此，商也称殷。商殷的最后一代君王，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殷纣王。本书故事的缘起，便是这位荒淫无道的殷纣王。

却说殷纣王即帝辛，名受，他不仅勇力过人，而且天资聪颖，才思出众，能言善辩。正因为自己文才武略出众，纣王遇事自以为是，不听臣僚的劝谏，以致刚愎自用，视臣民如草芥。不仅如此，殷纣王还贪酒好色，经常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为了满足自己的狂饮和肥吃，他在离宫建立了“酒池”和“肉林”。“酒池”，即在人工挖掘而成的池子里灌满了酒，据说酒池大得可以划船，池中的酒可供三千人狂饮不竭。“肉林”，是在

许多树上挂满了肉，以便随手取食。每当聚众取乐的时候，殷纣王便命成群赤身裸体的男女在酒池肉林间追逐嬉戏，整夜胡闹，搅得宫里乌烟瘴气，恰似魔窟一般。

殷纣王不仅创造了酒池肉林这一史上的奢侈之最，并遗臭万年，而且开创了历史上的君王宠幸女色误国亡国的先河。殷纣王平生爱玩乐，喜好美女歌姬。大约在纣王六十岁的时候，殷朝军队发动了对苏护国的战争，殷朝军队凯旋的重要战利品，是一个叫苏妲己的年轻美女。纣王自得到妲己后，宠幸不已，日夜与她纵情欢娱。为了讨妲己欢喜，纣王命乐师创作靡靡之乐，怪诞之舞。为了玩乐，纣王下令弃田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纣王还索性下令把商都附近的农田荒废，让禽兽自然生长，成为天然动物园，供他与妲己玩乐。

除此之外，殷纣王还不断向外用兵，屡兴大役，搞得民怨沸腾，积怨日深。一些诸侯也开始蠢蠢欲动，纷纷行反叛之事。纣王面对这种情况，非但不思悔改，反而下令用残忍的刑罚，来对付有各种不满情绪的人们。他命人制作了一系列极其野蛮的刑具，对反对之人施以酷刑。在诸酷刑中，尤以“炮烙重刑”为甚。此刑是在一个大铜柱上涂满燃油，行刑的时候，把人的衣服脱光绑在铜柱上，用炭火烧炙，最后把人活活烤死。

对于那些反对自己的诸侯，纣王也随意杀戮，毫无顾忌。当时，西伯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九侯、鄂侯三人，在各路诸侯中素孚众望，曾被商封为“三公”。由于“三公”对纣王的倒行逆施心存不满，纣王便决定拿他们开刀，并要除掉他们。纣王首先拿九侯开刀。九侯有个美丽贤惠的女儿，被纣王看中选入宫中为妃，但她不愿迎合纣王的胡作非为，被纣王杀死。纣王怕九侯怨恨在心，便把九侯也剁为肉酱。鄂侯看不下去，表示了不满，随即被纣王杀死，做成肉脯。西伯昌见二人惨死，伤心地叹了口气，被纣王的心腹崇侯虎偷听到后，立即报告给了纣王。纣王大怒，把西伯昌也抓了起来，投入到羑里的牢狱。

却说纣王的荒淫和暴虐，早已引起了朝中大臣的忧虑和沉思，纷纷上殿进谏，但纣王有时巧言辩解，有时却连听都不听。大臣辛甲接连进谏了七十五次，可纣王根本不思悔改，辛甲伤心至极，无奈投奔了西部的周部，作了后来的周文王的臣子。

纣王如此荒淫和顽固，使朝中最有影响的三位大臣忧心如焚。这三位大臣乃是微子、箕子、比干。后来孔夫子称这三人为“三仁”。微子名启，是纣王的同父异母哥哥，被纣王封于微地。箕子，名胥余，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官居太师，受封于箕。比干，是纣王的叔叔，官居少师。微子、箕子、比干三人，不仅是朝中最有影响的大臣，也是纣王的至亲，因此三人对纣王的倒行逆施，格外忧虑，对纣王倒行逆施产生的恶果，格外担心。

这日，微子将箕子和比干请到他的府上，忧心忡忡地说：“二位叔父，我们的这位君王荒淫暴虐，倒行逆施，已激起国人的共愤，这样下去，恐国祚难以为继啦，二位叔父快想想办法吧！”

箕子和比干虽然是微子和纣王的父辈，但年龄与微子相差无几，又同是纣王手下的大臣，平时三人情同手足，相互推心置腹。听了微子的话，箕子摇了摇头说：“能有什么办法，我和比干二人虽然是王的叔父，但归根结底我们都是王的臣子，规劝几次以后不见效，还能有什么办法！”

比干也摇了摇头说：“是啊，我已劝说了几次，可王根本听不进去，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微子听箕子和比干这样说，叹了口气说：“连二位叔父的话都听不进去，难怪我这个当哥哥的话，如此不管用啊！”

三人沉默了许久，还是箕子打破了寂静，说道：“王的所作所为，的确令人担忧，再这样下去，恐怕国祚真的难以为继啦，我的意见，我等三人还要继续劝谏，力争使王痛改前非，重新收拢民心，重新笼络各路诸侯，将我商殷国祚传承下去。”

比干说：“我等三人已劝谏多次，王根本不听，再继续劝说，还能有效果吗？”

箕子说：“通过规劝使王痛改前非，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等以往的劝谏，大概也有言词太轻的问题。这次我等再劝谏时，既要言辞恳切，又要响槌重鼓，使王有所震撼。”

比干和微子一齐看了看箕子，然后二人又相互望了望对方，无奈地点了点头。

箕子正要拉着比干告辞，微子却又疑虑地说：“箕叔的话侄儿认为甚

是有理，以往对王的劝谏的确言词不够猛烈，再劝谏时也可响鼓重槌，但侄儿似乎隐约地感到，这样一来，恐怕我们会遭到厄运。”

比干说：“难道王连我们这些人也能下手诛杀不成？”

箕子点了点头说：“侄启的担忧不无道理，我们的这位王眼下已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我们的言词猛烈，很可能换来他对我等施暴的后果。”

微子说：“因此，侄儿劝两位叔父不必言词过于激烈，我等再推心置腹劝劝他，如他不听，我等就弃官回家，国祚愿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我们做臣子的已经尽到责任了。”

箕子看了看微子，又看了看比干，没有说话。比干眨了眨眼说：“不行，我们这位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我们做臣子的继续轻描淡写，不让他受到震动，我们的国祚真的是离灭亡不远了。为了拯救商殷祖业，就是杀我们的头，我也豁出去了。”

箕子听了比干的话，赞同地点了点头，微子却摇了摇头。

比干又说：“我在朝中任少师之职，原是百官之首的角色，这次规劝由我先来，你二人看我规劝的情况，再酌情决定如何去做。”

微子说：“虽然二位叔父是王的父辈，但在亲情上，似乎还是我这个与王同父异母的兄长稍胜一筹，因此，还是由侄儿先来，待我劝谏后，二位叔父再视侄儿劝谏的情况，决定如何施劝吧。”

比干看了看箕子，箕子点了点头。

比干说：“好，那侄启就抓紧规劝君王吧，什么情况及时与我二人沟通一下，我二人再决定如何行动。”

第二天，微子进宫面见纣王。此时，恰值纣王与妲己正在浴池沐浴嬉戏。微子等了约有一个时辰，才被通知进殿面见纣王。微子见到纣王时，见纣王因为他冲了与妲己的嬉戏欢娱，表情老大不高兴。微子施礼后说：“臣见王的目的，还是想劝劝君王，眼下朝野怨声载道，危机四伏，君王真是到了悬崖勒马，重振国祚的时候了。”

纣王看了一眼微子，刚要说什么，但又止住了。微子接着说：“臣兄与太师、少师两位叔父，都为商殷的天下担忧，但又束手无策，只能来劝说君王，望君王看在列祖列宗的分上，悬崖勒马，去除弊政，去恶从善，再图商殷的振兴。”

纣王在微子说前段话时，就对“悬崖勒马”的话语极为反感，欲待发作，但想了想又克制住了，并继续听哥哥说下去。现在听到微子又说了一遍“悬崖勒马”的话，不禁大怒。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案台，并站起来指着微子说：“你除了这几句话外，还会说什么！什么‘悬崖勒马’，我的马只能跳过悬崖，用不着去勒马！你虽然是我的兄长，但本王告诉你，你说的这些在本王这里，都是废话，我不会按你的话去行事的。”

微子听了，气得手有些发颤，他又说：“从我们的祖宗成汤开始，我商殷王朝传递王权三十代，王朝绵延六百年，如果到了纣王这一代使王权终止下来，你就是我商殷王朝的罪人，为兄还是这句话，尽快悬崖勒马，去恶从善，再图商殷国祚的振兴！”

纣王用手一指宫门方向，恶狠狠地吼道：“你给我出去！”

微子一听，一甩衣袖，大踏步地出殿去了。

微子回到府上，痛哭了一场，然后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睡去了。

且说微子进宫规劝纣王碰壁的情况，箕子和比干早已得知，当日晚，箕子和比干便前往微子的府第探望。微子见到箕子和比干后，不等说话，便老泪横流。箕子和比干安慰了几句后，微子坐起身来，用衣袖拭了拭眼泪说：“看来这个暴君已经无可救药啦，我再三劝告，他非但不听，反倒把我撵了出来。”接着，将白天与纣王对话的情况，向箕子、比干述说了一遍。

箕子叹道：“这种情况是我等早在意料之中的，侄启不必伤心，倒是下步如何对待，需要我等好好商量一下。”

微子说：“下步？侄儿不想下步了，干脆一死了之，免得眼睁睁地看着江山社稷被这个暴君葬送掉！”说完，泪水又在眼窝中打转。

比干说：“侄启不要难过，更不要退缩，我等作为国之重臣，在这个时候，就是豁上杀头，也要力谏暴君，务要他回心转意，以便拯救社稷苍生。来日叔父进宫，定要和这个暴君理论出个头绪。”

微子听了比干的话，叹了口气，并摇了摇头。

箕子思索了一会儿，对比干说：“兄长乃百官之首，与王理论争辩还是往后拖一拖，来日还是为弟先出面，与王彻底理论一番，如他还不觉醒，兄长再出面相劝不迟。”

比干说：“我为少师，弟为太师，你我都是王之叔父，你我的话能有什么区别？”

箕子说：“不然，你我虽然都是王之叔父，但兄长的少师之职，实乃百官之长，而弟之太师之衔，不过是个颇受恩宠的虚衔而已。因此，你我二人的话，在王那里的分量还是不一样的，还是把兄长的重钧之言放在后面为好。”

比干说：“那好吧，但愿弟此次相劝能收到成效，如弟这次仍说不动这个暴君，为兄再出面，并定要和暴君争个鱼死网破。”

微子连忙说：“叔父不可如此，这个暴君眼下像灌了迷魂汤一样，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如果言词过于激烈，说不定他真会残害叔父。”

箕子深深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比干说：“如果暴君真到了连我等都会杀的地步，叔父这条命就给他好了。”

箕子说：“侄启的担心不无道理，兄长届时相劝时，还是小心为好。”

微子说：“反正侄儿对这个暴君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二位叔父只管再去规劝于他，但还是小心为妙。”

箕子又点点头，比干叹了口气说：“好吧！”

第二天，箕子前往鹿台面见纣王。纣王的父亲帝乙当初为了对付东夷，在朝歌建了个陪都，而纣王却把陪都建成了游乐场，并强迫成千上万的奴隶，用了七年时间，在朝歌建了一座周长三里、高达千尺的鹿台。鹿台上楼观巍峨，亭阁秀丽，身居其中，如临仙境，远处景致尽收眼底。纣王还建造了一座高高的摘星楼，整日在上面与众美女寻欢作乐。

箕子来到鹿台时，纣王恰好在摘星楼与妲己饮酒取乐。箕子见无法硬闯进楼，只好让人进去向纣王报告，说有要事相告。箕子在楼下等了约半个时辰，通禀之人才前来告诉箕子，说纣王不听禀报，无法转达箕子要见纣王的意愿，只好让箕子明日再来。箕子无奈，只好转身回府去了。

第二天天刚亮，箕子便出府前往鹿台，面见纣王。但得到的消息是纣王尚未起床。箕子耐心等待了一个多时辰，才被通知可以进摘星楼政事殿面见纣王。箕子跟着那位通禀的侍人，不知登了多少级木阶，才来到摘星楼的一个议事殿堂。箕子进堂时，纣王正坐在一张虎皮铺垫的木凳上。箕

子上前施礼问候后，席地坐在一片草席上。

箕子刚坐下立即又站起身来说：“臣今日前来见王，是有肺腑之言奏报君王，奏报之中不免会言辞激烈，请大王谅解。”

只听纣王没好气地说：“本王知道你要说些什么，前日我那位王兄来唠叨了半天，惹得本王生气，你今番前来，还有什么好词妙语，说来听听吧。”

箕子说：“臣并没有什么好词妙语，只是还要规劝大王，目前朝野上下人心浮动，积怨日深，各路诸侯反心日重，大王要尽快改掉不良习气，把心思用到社稷苍生上来，尽快重振我商殷昔日的雄风。”

纣王听到这里，举起手做了个制止的手势，然后说：“本王享受享受有什么了不起，值得你们这样大惊小怪，你们作为国之重臣，不去说服朝臣和诸侯，反倒在本王面前唠叨来唠叨去，本王要你们这样的臣子有何用！”

箕子说：“恕臣直言，眼下之势皆是由君王不行善政而致，只有君王从自身去找毛病，并下决心改正恶习，才能去掉弊政，收服人心，臣因此才规劝大王，并无恶意。”

纣王说：“作为臣子，要以王之愿为己愿，怎么不去说服各路诸侯，却要与王过不去呢！因此，本王奉劝尔等，从今以后，不要再来唠叨本王，而应去朝野上下和各路诸侯那里，游说他们，使他们归于王化。”

箕子刚要再说什么，纣王又一次将手扬起，制止了箕子的话。箕子见纣王的确不可救药，便说了一句：“为臣一片忠心，且句句说的都是实话，既然大王这样认为，那大王就好自为之吧！”说完，起身告辞而去。

箕子从摘星楼出来后，直奔比干的少师府而去。此时比干正在等待着箕子规劝纣王的情况，看到箕子到来，比干连忙起身说：“太师规劝君王，可有好消息否？”

箕子一屁股坐在木墩上，然后说：“不可救药，不可救药啊！”接着，将面见纣王的情况详细向比干说了一遍。

比干听了，狠狠跺了一下脚说：“难道我成汤世家的气数真是已尽了？绵延了六百年的商殷江山真要丧于这个暴君之手吗？不行，为兄要豁出这把老骨头，再去规劝这个暴君，如果他还不回心转意，我就撞死在他

的面前，用我的鲜血好好规劝他一次。”说完，起身就要往外走。

箕子连忙说：“兄长且稳稳心神，明日再去见王不迟，况为弟刚刚从暴君那里回来，他的火气尚未消除，兄长此时再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比干哪里按捺得住，他头也不回，大步向少师府的大门走去。箕子无奈，只好起身跟在比干身后，走出了少师府，目送比干的身影消失后，惆怅地回府去了。

且说比干大步来到摘星楼，不由卫兵分说，直闯至摘星楼下，但还是被手持长戈的卫兵拦住。任凭比干如何急着见王，卫兵就是不放行，让他耐心等待，待侍臣通禀后才能放行。比干无奈，只好在摘星楼外等候。等待了半个多时辰，侍臣前来告诉比干，说纣王今日身体不适，不能面见于他，让他明日再来。比干听了，一扭头回少师府去了。

第二天，比干早早来到摘星楼，在楼下等待了半个多时辰，侍臣才来到他面前，通知他可以去面见君王。比干来到摘星楼议事殿，见纣王懒洋洋地卧在那张虎皮上。比干施礼后说道：“臣今日面见大王，暂不报告诸般政事，只想再与大王议议时政问题，还望大王听臣唠叨一番。”

比干素来正直忠诚，勤政无私。商殷时之少师，实际上就是总揽朝政的当朝宰相。纣王平时总是依靠比干等老臣为他处理政务。虽然纣王并不喜欢比干经常直言相谏的品格，特别是谏言之中包含对王的批评，但纣王同时也感到放心，自己荒淫芜政时有这样一位正直能干的宰相操持着朝政，玩得放心。正因为如此，自纣王得到妲己，通宵达旦纵情酒色后，便很少再与比干商议朝政，他自己对朝政也不担心。但纣王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纵情酒色、荒淫无道而受到臣子们的指责。近几天微子、箕子接连犯颜直谏，已经使纣王感到厌烦。今天看到比干这副来头，且话中充满着指责的味道，知道比干要说的时政问题，肯定还是微子、箕子指责自己的那些问题。

想到这里，纣王不免心生怒火，但他还是克制了，他坐了起来看了看比干说：“不知爱卿所说‘时政问题’是指什么，如果是指微子、箕子二人说的那些问题，爱卿不说也罢，免得你我之间不愉快。”因为比干是当朝宰相，纣王对待比干，显然比对待微子和箕子要谨慎和有耐心。

比干听了纣王的话，胸脯一挺说：“事关江山社稷的生死存亡，臣不能不说！”说完，也不管纣王再有何反应，便接着说，“君王者，不仅是举国臣民的人主，也是举国臣民的楷模和榜样，常言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一国之君荒淫无道，做臣子的又如何能安分守己！朝臣胡作非为，黎民百姓谁人能服，又有谁肯做顺民和良民！如今大王宠信妖姬，纵情酒色，荒芜政事，危害百姓，周边诸侯纷纷谋反，朝野上下惴惴不安，久而久之，必将危及国祚，大王该悬崖勒马啦！”

纣王因为比干是当朝宰相，还指望他好好看守朝政，以便自己继续纵情酒色，花天酒地，因此一直在听着比干数落自己，他一边听一边还在想，让你这个老头子说吧，说完后我依然我行我素，你还得给我好好操持政务。但越听越刺耳，特别是又从比干嘴里说出悬崖勒马的话，使纣王陡然生怒。他在听任比干指责，以便自己能依靠这个老头维持朝政，自己继续玩乐，与不能容忍比干如此放肆这个天平上，终于倒向了后者。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比干说：“不要以为本王容忍你唠叨了这么多，就认为本王怕你或离不开你，你要是知趣就给我退下，本王不愿再与你理论，如果你不知趣，莫怪本王也把你剁成肉酱。”

比干见纣王说出如此丧心病狂之语，气得浑身发抖，他在地上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大声向纣王说了声：“成汤世家的王道，不能止于你这个暴君之手！”说完，大踏步地走出了议事殿，急步下楼去了。

回到少师府，比干浑身还在发抖，他连喝了两大杯水，期望镇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比干终于镇静下来，他席地而坐，无限思绪一下子涌上心头。突然，他见商殷的始祖成汤与贤臣伊尹、仲虺等人向他走来，比干连忙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只听成汤始祖说：“我商殷自灭夏以来，王权绵延六百年，今日王权却让受这个不肖子孙，搞得如此狼藉，眼见得商汤祖业就要葬送在他的手里，贤孙这个少师朝宰，可要好自为之啊！”

比干连连磕头，连声有罪。可一抬头，始祖不见了踪影，却见商殷第十九代王盘庚来到面前，比干又连连磕头，只听盘庚大王说：“本王也要对你说几句：想当年，本王思前想后，力排众议，将商的国都迁至殷，这才有了武丁中兴，兴盛了商殷国祚，如今受这个不肖子孙，如此败坏国风，眼见商殷就要没落，你这个作朝宰的可不能这样听之任之啊！”

比干已将头磕得发晕，但还是不停地磕头，并连连说：“嫡孙定当以死相劝君王。”又一抬头，只见武丁王、祖甲王、武乙王、帝乙王等历代先王都来到比干的眼前，众王指着比干，比干听不清他们在说着什么。比干只好一边磕头一边说：“嫡孙恨不得把心剖出来，让各位祖王看看！”

比干刚说完，不知谁将一把明晃晃的青铜剑扔到比干脚下，比干拿起铜剑，对准自己的前胸刺去。比干大叫一声醒来，原来是梦幻一场。

第二天，比干一大早便闯进了摘星楼，直奔纣王的卧室。此时，纣王还在搂着妲己睡觉。听到比干的喊声，纣王只好披着衣衫出来，走进了议事殿。

比干昨天夜里一夜无眠，他整整想了一夜，并横下一条心，决心随时一死，以便打动这位利令智昏的纣王，使他痛改前非。跟着纣王进了议事殿后，比干先给纣王施礼，然后坦然地说：“臣今日面见君王，还是昨日那个话题，眼下国人躁动，诸侯谋反，尽是由于君王暴政而致，因此臣恳请君王痛改前非，悬崖勒马，尽快回到善政之路上来，以向世人交代。”

纣王大怒，他霍地站了起来，指着比干说：“你左一个悬崖勒马，右一个悬崖勒马，你的居心何在，本王有你说的这样坏吗！现在本王终于明白了，你与微子、箕子三人轮流来指责本王，分明是别有用心，你等三人分明是推波助澜，别有图谋！”

比干听了纣王的话，气得差点晕过去，他用手指着纣王说：“暴君，你已经昏了头，已经不可救药，明明是劝你善政，你却不知好歹，不识忠良，你可以将我的心剖出，看看我究竟是红心还是黑心！”

纣王听了，嘴张了张，但没有说话。比干大声说：“来呀，把我的心剖出来看看，究竟是黑心，还是你这个暴君没有良心！”

纣王再一次大怒，他唤来武士喝令道：“来呀，就把这个倔老头的心挖出来看看，本王真要看看他的心，究竟是红的还是黑的！”

武士们听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比干高喊了一声：“来吧！”纣王也怒喝道：“动手！”武士见状，只好上前，将比干的胸腔砍开，将比干的心，血淋淋地挖了出来。可怜一片忠心的比干，竟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比干惨死的消息，立即传遍并震动了朝野。微子听到这个消息后，

连忙前往箕子的府上，此时箕子也恰好要去找微子，微子一边哭一边说：

“暴君既能杀死比干叔父，也会杀箕叔，至于侄儿，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叔父尽快想个办法吧，你我不能在这儿束手待毙，让暴君把我们也剖心挖肝。”

箕子抹了一把泪水说：“的确，事情紧急，你我二人需尽快采取对策，否则也将死在暴君手中。”

不等微子再说什么，箕子说：“侄启的出路是立即出走，到你的封地微那个地方去，不要再在王城待下去了。”

微子听了点点头说：“侄儿今日晚上便启身前往封国，躲避暴君的残害。只是侄儿走了，叔父怎么办？”

箕子说：“侄启不必惦记叔父，叔父自有避难之法。”

微子说：“侄儿的两位当朝叔父，如今比干叔父已遇害，箕叔无论如何不能再遭暴君之害啦！”

箕子说：“侄启放心，叔父自有办法。”

微子洒泪说：“叔父保重，侄儿告辞。”说罢，匆匆告辞而去。当天晚上，微子带领家眷，轻车简从，连夜出了朝歌王城，前往封国微避难去了。

送走微子后，箕子自感形势危急，预感到纣王很可能下手残害自己。于是，他当即装起疯傻，他披头散发，赤脚在王城中乱跑，见人便抱头作揖，并钻到城外奴隶人群中。

微子出走和箕子疯癫的情况，立即报到了纣王那里。得知微子已出走封国，纣王眨了眨眼，没说什么。但得知箕子已疯，纣王不禁锁起了眉头。第二天，纣王不放心，便派出心腹前往察看箕子疯癫的情况。心腹回来对纣王说，箕子满身生癞，披头散发，手拿一把破扫帚在大街上乱跑乱跳。纣王想了想，下令将箕子送至他的封国箕地，囚禁起来。

却说纣王听信心腹崇侯虎的报告，说西伯昌同情九侯和鄂侯，图谋造反，便立即将姬昌抓了起来，投进羑里的牢狱中。姬昌在牢狱中被囚了六年后，他部下的谋士们准备了若干美女、宝马和珍奇宝物，秘密献给纣王，纣王同意将姬昌放回周部。姬昌回到周部后，立即秣马厉兵，准备伺机伐纣，夺取商殷的天下。为了更好地伐纣，姬昌还把周部的都邑从岐山

迁至丰京，并请到治国贤士姜尚，封他为专理军事的太师。经过数年的经营，周部占有了富庶的关中平原，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为灭商兴周奠定了基础。

周文王姬昌没来得及灭商便病逝了，他死后，第二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周武王雄才大略，审时度势，他见殷纣王荒淫无道，朝政已经无法收拾，特别是鼎承朝纲的大臣已经不在，便毅然决然兴兵伐殷。经过“孟津观兵”和进一步的准备，一场大规模的东进伐纣战争终于开始了。

且说被纣王囚禁于封国箕地的箕子，自到达箕国后，名义上是被囚禁，实际上是真正当起了箕国的首领。因为箕子的封国早在商殷第二十二代王武丁征服箕人后，就将其首领封为箕国诸侯，传至箕子时，已历八代，即箕子是首封箕侯的八代孙。箕子祖先代代皆为封国民众着想，在封国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特别是箕子，因为有着广博的知识和选用平民治国的思想，更受封国民众的爱戴。封国民众得知箕子被纣王囚禁，不但不执行纣王的王令，反而更加爱戴箕子，自箕子到达封国始，民众万众一心，决心跟随箕子与纣王对抗到底。箕子与民众商议，在这国破政亡的时候，不在封国忍看商殷灭亡的惨景，而要出走东北，到朝鲜去建立一个东方君子国。正在箕子与部众谋划何时出走时，传来了周武王东进伐纣的消息。

这日，箕子召集部众对众人说：“我等东适朝鲜的时机成熟啦！”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